

季候物语



搜寻荆州秋的印记

□ 李欣

时序悄然流转,一夜微凉的风掠过古城荆州,晨雾把青砖黛瓦晕成了淡墨色,连空气里都裹着桂花香的清甜,正将这座城缓缓拥入深秋的怀抱。我打开手机相册,在一张张旧照里搜寻秋的印记——有古城墙下堆积的银杏叶,叶尖还沾着去年的秋雨痕;有护城河畔映着彩林的水波,晃着细碎的阳光;还有去年此刻攥在手里、糖霜黏了指尖的炒栗子壳,心底总盼着,深秋那抹斑斓色彩能再一次鲜活地铺展眼前。

深秋的人民路,是荆州最热闹的秋日剧场。道路两侧的银杏树像披了件镀金的袍子,阳光穿过枝叶时,叶片被照得透亮,连叶脉都清晰可见,风一吹,满树金箔簌簌作响,落在青石板路上,积得厚了,走上去会发出“咯吱咯吱”的轻响,像踩在蓬松的

鹅绒毯上。学生在银杏树下、道路两侧写作业和画画,一幅聚精会神的可爱模样;穿浅咖色大衣的姑娘踏在路边,指尖捏着镊子,小心翼翼夹起完整的银杏叶,叶片边缘还带着点晨露的湿软;卖早点的铺子冒着热气,蒸笼掀开时,糯米鸡的油香混着秋风里的桂花香飘过来,暖融融的气息裹着人,让这份秋意多了几分烟火气的甜。

移步至护城河畔,又撞进一片让人想屏住呼吸的温柔里。岸边的树早把绿衫换成了彩衣——橙红的乌桕叶像染透了晚霞,边缘卷着点俏皮的弧度;明黄的梧桐叶像巴掌大的小旗子,挂在枝头晃悠;深绿的香樟叶间藏着细碎的白花,风一吹就落在水面上,成了小小的绿舟。这些色彩映在澄澈的河水里,云影飘过时,水中的彩林倒影便跟着晃,连波纹都染成了斑斓的,像是

给油画添了几分流动的灵气。清晨来这儿,能听见晨练老人的鸟窝里画眉鸟的叫声,脆生生的,混着水波拍岸的“哗啦”声;傍晚则多了些手牵手的情侣,男生手里攥着刚买的糖炒栗子,剥开壳时,热气裹着焦香飘出来,女生咬一口,栗子的甜糯在嘴里化开,连眼神都温柔起来。

沿着护城河往东门走,古城墙下的秋意藏着更多细碎的温柔。斑驳的城砖上爬着暗红的藤蔓,叶子边缘泛着枯褐,却把灰黑色的城墙衬得格外有韵味。偶尔有几片落叶从城垛间飘落,打着转儿落在墙根下的石凳上,凳面上还留着前一晚秋雨的湿痕,凉丝丝的。常有游客驻足,举着相机拍城墙与秋树的合影,或是伸手接住一片飘落的金叶,对着阳光看叶片上的纹路;也有本地老人坐在石凳上聊天,手里摇着蒲扇,

说的是“去年这时候城墙根的桂花开得才旺”,语气里满是对秋的熟稔。不远处的小摊上,卖荆州鱼糕的师傅正用竹刀切片,热气腾腾的鱼糕裹着葱花,旁边的玻璃罐里装着琥珀色的橘子糖,都是能勾起童年记忆的秋日味道。

光阴荏苒,今年的深秋盛景也如约而至。期待你能走进这秋日画卷,成为画中人——踩过人民路沾着阳光的金色地毯,看过护城河畔映着云影的流动油画,摸过古城墙带着潮气的青砖,再咬一口热乎的鱼糕、剥一颗甜糯的炒栗子,让秋的凉意与生活的暖意撞个满怀,成为画中最生动的一笔,与荆州共享这份美好时光。

毕竟,这样有景、有香、有烟火气,还藏着无数温柔细节的金秋荆州,值得被深深记在心里。

生活随笔

跑过山水见自己

□ 戴军

在旁人眼里,我大抵只是个“文弱书生”——终日与文字为伴,身形清瘦,任谁也不会将我

与运动联系起来。可就是这样一个我,竟会在一年间完成六场马拉松。我忽然明白:奔跑,原是我写给生命最长的一篇散文。

初跑时,我像所有新手一样,在前三公里苦苦挣扎。双腿灌铅,呼吸急促,每一个细胞都在叫嚣着放弃。但奇妙的是,一旦越过五公里的临界点,身体便如打通了任督二脉,渐渐变得轻盈起来。有几次,我甚至进入了冥想的境界——仿佛天地间唯我一人,却又与万物融为一体。

曾几何时,跑马还是专业运动员的专利,如今却成了全民狂欢。每个城市都开辟了最美的赛道:远安的沮河沿岸,油菜花开成金色海洋;宜都的清江画廊,碧水如练绕城而过;岳阳的城楼之下,历史与现代在奔跑中交汇。更不用说那些沉甸甸的参赛包——宜都的蜜桔、洪湖的莲藕……每一件特产都盛满了待客的真心。

作为跑者,我用双脚丈量城市,更能真切地感受到每座城市的脉搏。站在起跑线上,当国歌响起,那份庄严总能让我心潮澎湃。赛道两旁,孩子们伸出小手等待击掌,大妈们敲着腰鼓呐喊助威。这种热烈的气氛,像一双无形的手推着你前行。记得在岳阳那场赛事中,烈日炙烤着皮肤,每一步都异常艰难。就在想要放弃时,听到旁边志愿者热情欢呼:“加油! 加油!”会让自己重新振作,这样温暖的瞬间,在赛道上比比皆是。跑完之后,当你穿着参赛服走在街上,连出租车司机都会摇下车窗喊一声:“不错!”这一刻,我感觉自己不仅是跑者,更是连接城市与远方的信使。

这一年,我的半马成绩从首马的2小时12分,到宜都的1小时49分,再到现在洪湖的1小时46分。跑友们发自内心的祝贺让我感动——在这个圈子里,每个人的突破都是集体的荣耀。但我深知,若被数字绑架,投入过多精力,影响正常工作和生活,就过犹不及了,毕竟成绩只是额外的奖赏,真正的快乐在于奔跑本身。

其实,马拉松赛道如同人生的缩影:有上坡的艰辛,也有下坡的从容;有转弯的未知,也有直道的坚持。你以为山穷水尽时,转过弯却见柳暗花明;你以为无法抵达时,终点线却已悄然在前,这或许就是马拉松的魅力吧!

一年来的跑步历程,恰如“看山是山,看山不是山,看山还是山”的禅意流转。最初只是羡慕他人能跑,自己却连几分钟都喘不上气;后来渐入佳境,开始追求配速、研究装备,沉迷于刷新PB的喜悦;再后来,又经历倦怠与挣扎,在放弃与坚持间徘徊。直到如今,终于明白:跑步的至高境界,是能快能慢,收放自如。我们大众跑者,赛道上永远有人在

在前,也永远有人在后,站台的终究是少数。重要的不是超越别人,而是超越昨天的自己。

如今,当我清晨奔跑在江堤上,看日出东方,露珠晶莹,农人开始一天的劳作,我忽然理解了马拉松的真谛:它不只是比赛,更是一场生命的朝圣。快慢之间,存乎一心。跑步要有激情,更要有方法;要有毅力,更要懂节制,这才是真正的跑步自由。

起风了,我系紧鞋带,再次踏上跑道。从书房到旷野,从文字到跑步,我最终要抵达的,不是那个计时的关门,而是内心深处最真实的自己——在那里,跑步回归本质,人生复归简单,每一步都是与自己的对话,每一程都是生命的礼赞。

舌尖荆州

手工拉面里的匠心

□ 袁枫

晨雾还没散尽,公安县城的街巷已飘起烟火气。往常“过早”,我总认准常去的那家杂酱面馆,觉得别家难出其右。直到几次因琐事改换去处,荆河路的小店、民主巷菜场旁的摊位、老年大学附近的铺面,一碗碗杂酱面也各有风味。这才了然,原来市坊风浪里站稳脚跟的小店,都藏着不寻常的门道。

这天参加县作协“走进乡村”采风,路过附近的一家兰州面馆,便抬脚走了进去。30平方米的店面不算宽敞,墙面却满是讲究。一幅挂图细细拆解着拉面的门道,从揉面到煮面,五步流程一目了然。纯净水加盐,按压、捣压、推揉,面团在掌心经受千锤百炼。刷油静置30分钟饧面,让筋道慢慢滋长。溜条时反复拉伸对折六七次,拧成粗圆条备用。拉面时凭扣数拉出好几种面型,最后依粗细掌握煮面火候,每

一步都不含糊。

“地道牛肉面、中国张家川”的字样格外醒目,想来店里的小伙子们是从甘肃天水的回族自治县来的。或许,正是这样一群创业者,带着家乡的手艺走南闯北,才让“张家川·兰州牛肉拉面”香飘四方。墙面另一处的文字更见功夫:“汤要现熬才浓香,肉要黄牛才鲜嫩,面要手工才劲道”,寥寥数语,道尽了经营的核心。

菜单挂图上的品种丰富却不杂乱。清真面食从红烧牛肉面到酸菜牛肉面各有侧重,盖面、炒面、盖饭系列兼顾不同口味,图文并茂的图示里,每样吃食都透着实在。点了碗15元的青萝卜牛肉拉,面条入口时的弹韧让人惊喜,牙齿咬下时能感受到手工揉制的筋骨,汤汁混着牛肉的鲜香在舌尖散开,果然不负墙上的注解。

寻常拉面馆,竟把饮食做成了文化普

及。揉面时的力道、汤面的时长、拉面的手法,这些看似琐碎的细节,被这群手艺人当成了必修课。就像巷尾包子铺的师傅,每天凌晨四五点钟发面,捏褶时始终保持18道的讲究。“汤现熬、肉黄牛、面手工”的规矩,从来不是墙上的标语,而是每天践行的准则。

结账时回望,小伙子正专注地溜着面,面团在他手中舒展又收拢,仿佛有了生命。这场景让我想起那些杂酱面馆的老板,有的凌晨三点熬酱,有的坚持手擀面条。所谓匠心,从不是惊天动地的壮举,而是把寻常事做到极致。

晨光渐暖,面馆里的人多了起来。一碗拉面的功夫,藏着地域文化的密码,也写着普通人的生存智慧。原来真正的匠心,从来都扎根在烟火人间的踏实与坚守里。

诗与远方

你要写來树,就不能只写來树

□ 杨文力

你要写來树,就不能只写來树
要写金秋的风裹着果香
写枝头那抹迟疑的绯红
像在齿间温了又温的称呼
终被秋光酿成浅浅的温柔

要写它站在街角的沉默
如缟发的素衣女子
任落花鎏金,果实垂灯
一身斑驳,却静得像一阕旧词

要写树底下仰起的额头
眸光与颜色相撞的刹那
绿红黄调成一片水彩
在胸腔里荡出无声的涟漪

要写春来时叶芽的怯法
夏日花穗的窸窣呢喃
写深秋满树悬起的暖光
似千万盏灯笼,照向暮色苍茫

要写人与树经年的对望
那种不曾开口的懂得
写它如何在你的岁月里扎根
绚烂却无言,安然而绵长

要写树影里渐渐重叠的身影
是脚步忽然驻足的晌午
是秋风咽回去的半句话
是心跳慢下来,与枝叶共呼吸的节拍

诗词二首

□ 孙斌

西江月·山川秋好
形胜山川秋好,迢迢落叶斜飘。
长空浩瀚雁声嘹,旷野金英正俏。
闲老凭楼远眺,望中尽是丰饶。
秋登自比去年豪,故里乡人乐了。

南歌子·荆江望秋
桂花香浸漫,霜枫红过湾。蛩声鸟语对秋欢,江面白云舒卷片心闲。
哼起丰收调,吹飘柳叶船。临风远望意微澜,对岸农家小院袅炊烟。

人在旅途

千年文脉落南山

□ 曹景平

层叠叠翠坠南山,草木未语自成书。陶渊明南山意象萦绕心间,镇江城南亦卧此山。山势不险峻,险在其文脉纵横:峰峦未拔地,高在千载文气氤氲。一道青石阶自山门蜿蜒向上,宛如被风拂动的书带,系着沉甸甸的过往。

入山首遇古柏两株,枝干虬结,其势如饱蘸浓墨的篆书笔锋。石坊上,米芾所题“城市山林”四字不单是地理标记,更是精神图谱:山在城中吞吐天地灵气,城依山势收放人间烟火。坊阴处,《鹤林寺碑记》的残片静默,斑驳字迹里,“三面环翠,一江素练”的余韵仍在字隙浮动。移步不过百,青砖院墙半隐竹影,萧统读书台到了。遥想那位素衣太子,曾率三十学士在此编就鸿篇《昭明文选》。我立于增华阁檐下,雨珠沿着宽大的芭蕉叶滚落。恍间,似有青衫文士捧卷徐行的气息弥漫廊庑。案头仿古竹筒的编绳摩挲掌心,然领悟:这满谷升腾的云雾,原是萧统校勘倦怠时抬眼所见真章——那份悠然见南

山的本真,远隔宫阙飞檐的尘埃。

石隙间,星星点点的野菊自顾自开着。当年那位未能登上皇位的太子,批阅间隙定然见过了这般野趣。帝王之路未竟,他却在此垒起比任何皇权更坚实的丰碑。七百余篇锦绣诗文化若星辰,自此点亮华夏文学的长夜。阁中时有月夜翻书的细响传说,或是不息文魂仍在字里行间低回唱和。

自读书台向西,石径缓缓沉入竹海更深处。刘勰于此间古寺,耗费五载光阴,打磨出五十篇洞彻文理的《文心雕龙》。竹林寺旧址半截残碑兀立,一个“禅”字深嵌裂石,如同将精微佛理劈入奔腾文思的凿痕。寺前古泉清冽依旧,掬水净面,指尖触及石壁暗绿湿滑的苔衣,魏晋风骨与南朝烟雨的清凉,便在这一捧泉水中不期而遇。

深秋访竹最为相宜。千枝万叶承着薄霜,风动处,银光粼粼跃动,似有无数无形的稿纸在月光中沙沙作响。山民遥指

三株交缠如架的劲竹,相传为刘勰握笔凝思之处。掌心抚过竹节凸起的斑痕,忽感“文心雕龙”四个字沉甸甸的。那是在晨露清风吹透淬炼出的锐利锋芒,足以剖开混沌,映照文章本相。暮霭四合,梵钟惊起无名鸟雀,鸣叫声刺破山寺寂靜,又恰似《神思篇》中那倏忽而来的灵光乍现。

南山极顶的待渡亭木柱斑驳如陈年古卷,历代文人题壁层层叠叠。一隅模糊字迹透出:今人不见古时月,今月曾经照古人。这便是南山的魂魄所系。萧统夜校的灯火早已熄灭,增华阁的月色依旧冷冷地照着碑前临摹的学子。

午后,读书台前,一位白发老者携小孙女正凝神摹碑。“观古今于须臾,抚四海于一瞬。”山风拂过,一片银杏叶无声滑落,栖息在她铺展的洁白宣纸上。斜长的影子投向萧统当年踏过的石阶。远处招隐寺的晚钟荡开暮霭。一群鸟儿被钟声惊起,披着斜阳的金牌,向着长江的方向振翅飞去。水天相接处,一线波光静静流淌。

纸箱里的光阴

□ 冯瑞涛

时光如仓鼠细碎的足音,在纸箱方寸间悄然流逝。当一场场秋雨,一层层寒霜将绿叶调色抖落一地时,我不知曾经一对毛茸茸的小生命,在另一个天地里演绎怎样的生活。

巢暖雏安
盛夏,儿子从物资交流会场带回两团绒球般的小家伙,他用装过食品的纸箱经过改造,在里面垫上撕碎的报纸,就为仓鼠做成了一个新的安乐窝。怕它们饿着,又在纸箱的角落放了油葵籽、苹果块、蔬菜叶。

小家伙起初总在纸箱里转圈,爪子挠出焦灼的沙声。几天后,它们终于在苹果核旁蜷成毛球,呼呼大睡,胡须随着呼吸轻轻颤动。儿子趴在纸箱边数它的心跳,说这是世界上最小的鼓点。

慈闹守护
当第一窝粉嘟嘟的幼崽蠕动在碎纸屑间时,母仓鼠突然变作警惕的哨兵。它用鼻尖拱开挡路的玩具滑轮,将孩子们藏进更深的角落。每次出窝觅食,都要把塑料纸屑细细扒拉过来,掩盖在幼崽身上,像母亲为婴儿掖被角般仔细。

有次幼崽跌出纸箱,母鼠竟不顾危险冲过来,用牙齿轻轻咬住幼崽后颈的软毛往回拖。阳光穿过窗棂,照见它弓起的脊背绷成满月,仿佛世间最脆弱又最坚硬的盾牌。

生死契阔
一个清晨,老仓鼠僵硬在滑轮旁。它的爪子还保持着奔跑的姿势,仿佛只要再蹬一下,就能追上时光的尾巴。小仓鼠们挤在报纸堆里,用湿漉漉的鼻尖反复触碰它的胡须,直到那具躯体逐渐凉成月光下的鹅卵石。

儿子小心翼翼地吧仓鼠放进小区一个大槐树树旁的小土洞时,突然问我:“它们知道自己会死吗?”我望着他沾着泥土的小手,突然想不起,自己多少次看到坟丘前燃起的恍惚的火苗,也想不起多少次,曾听到不同场景人们生死离别时撕心裂肺的哀号。

须弥藏景
后来每当我看见儿子蹲在槐树下,留恋地望着那个被尘土掩盖的树洞,就觉得他好像举头三尺俯瞰我们的神明。那些仓鼠在纸箱里构筑的迷宫,与我们在水泥森林中建造的城市,不过是不同尺度的困局。当我们如工蚁般为虚荣而过度奔忙,为期待点赞认可的霓虹癫狂时,槐树梢上的麻雀也正梳理羽毛,以俯瞰的姿态,见证着这些微不足道的悲欢。

某个雨夜,我梦见自己变成仓鼠,在无穷延伸的滑轮上奔跑,追逐着正前方摇摆不定永远够不到的诱食。而月光始终悬在头顶,像祖父、祖母为了温饱劳作过度而干瘪扭曲,却再也无法触碰的温暖手掌。